



Y Drindod Dewi Sant

Trinity Saint David

form

(to be completed by marker)

NB.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.

從《群書治要》淺探《毛詩治要》中刺讒言的詩篇

字數：3300

一、緒論

《群書治要》是由唐初著名諫官魏徵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等人受命於唐太宗李世民，輯錄前人著述而成的諫書，意在為唐太宗提供借鑒與警示，輔助唐太宗治理國家、改善政治，維護唐朝的既得政權。魏徵從《毛詩》中節錄七十七首，編輯而成《毛詩治要》，其目的亦是希望通過《毛詩》中治國修身的名言警句，來達到提醒勸諫的目的。不同的詩，其勸諫主題也不盡相同，本文將從《毛詩治要》針對刺讒言的詩，去探索魏徵的勸諫用意和對今人的意義。

二、《毛詩治要》中刺讒言的詩篇

據〈詩序〉所言，與讒言相關的詩有五篇，其中只有四篇被後世認為其內容主旨與詩序相符，分別為〈小旻〉、〈巧言〉、〈巷伯〉、〈青蠅〉。不相符的為〈采芣〉，詩序言：「懼讒也」，¹但後來學者大多認為這是男女相思之詩，而非「懼讒」。傅斯年云此是「男女相思之歌」，²裴普賢云：「這是男女相思的詩」，³屈萬里云：「此男女相思之詩」，⁴因此本文未將此詩列入以「讒言」為主題的介紹範圍。

據詩序言，〈小旻〉、〈巧言〉、〈巷伯〉、〈青蠅〉皆是刺幽王之詩。但根據朱熹、屈萬里、裴普賢、朱守亮等後世學者所言，這都是單純刺讒言及讒人之詩，或臣刺君、下刺上之詞，並未確指幽王。因此，本文將根據四首詩本身的內容去探析魏徵節錄這些篇章的用意。

這四首詩皆出自〈小雅〉。朱熹《詩集傳》曰：「正小雅，宴饗之樂也；正大雅，會朝之樂，受釐陳戒之辭也。」⁵但〈小雅〉七十四篇也並非全是宴饗之樂，也有一些吟詠性情，勞人思婦的作品。孔子言：「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」⁶此四篇便是類似於國風的諷誦之詩，其主旨都與讒言相關，其內容的側重點則略有不同。

《毛詩治要》所節錄的〈小旻〉內容為「謀臧不從，不臧覆用。我龜既厭，不我告猶。謀夫

¹ 呂效祖等主編，〔唐〕魏徵等撰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26。

² 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84年），頁221。

³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182。

⁴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8年），頁130。

⁵ 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年），頁99。

⁶ 〔清〕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），頁1560。

孔多，是用不集。發言盈庭，誰敢執其咎？如彼築室於道謀，是用不潰於成。不敢暴虎，不敢馮河。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」⁷這段詩主要諷刺的是讒人當道，君王不辨善惡，被讒言詭計迷惑，不能明智決斷。君王不辨善惡的表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：一是不跟從善策，反而採用不好的謀略；二是糊塗的計策紛紜繁雜，人君無法明斷；三是所謀非人而導致計劃失敗，如同和路人謀事，路人既不了解事實情況，又無法為所出的計謀負責，為害甚大。從「不敢暴虎」之後則表達了賢者和人民對君王不明智行為的恐懼和擔憂。朱熹言：「眾人之慮，不能及遠。暴虎馮河之患，近而易見，則知避之；亡國喪家之禍，隱於無形，則不知以為憂也。」⁸意即不善的決定並不會像「暴虎馮河」一樣令人驚恐萬狀，但是其影響效用卻足以亡國敗家。貞觀三年，有臣子上書請求簡點中男入軍，甚至未及中男年齡卻身形高大的男子也應當被簡點入軍。唐太宗認為可行並下令實施，魏徵上書反對說這是「竭澤取魚」的做法，非但無益於軍隊的戰鬥力，反而使農民增加負擔。軍隊之所以沒有戰鬥力，是因為君王不能禮遇衛士，而使大家喪失鬥志。如果君王自己不能「取信於人」，又怎麼能期望下屬對自己誠信呢？經過魏徵的一番勸諫，唐太宗才認識到自己的過失，並下令停止簡點中男入軍。⁹「簡點中男入軍」這一提議本身便是屬於「不臧」的計策，而唐太宗「覆用」之，體現出唐太宗頗有善惡不辨的傾向。幸而魏徵能及時勸止，君王亦能及時自省，收回敕令，才不至於導致怨聲載道、民不聊生的局面。這個事件說明，以唐太宗之英武聖明，身邊圍繞的讒人和「臧謀」依然很多，都在見縫插針地想要取悅君王。而唐太宗也並不是事事都能明辨善惡、明智裁決，更需要魏徵這樣的骨鯁之臣從旁提醒，判斷取舍。魏徵節錄此詩，是要提醒君王在出台政策和與人謀事方面要明辨善惡，不要棄善用惡，所謀非人。

〈巧言〉的內容為：「亂之初生，僭始既涵。亂之又生，君子信讒。君子信盜，亂是用暴。盜言孔甘，亂是用餒。」¹⁰這是一首諷刺讒言的詩。這段內容敘述了「亂」的起因是讒言能夠被容忍、接受，而讓讒言進一步起作用的根源是「信讒」。如果在讒言剛剛生發的時候，君子不信讒言，那麼禍亂就可以止於未形；但如果君子相信了讒言，那麼禍亂就又起來了。讒言從剛剛生發到導致禍亂，並非一蹴而就，正可謂「浸潤之譖」，是逐漸使然。如《史記》中甘茂提到的曾參殺人的故事，他說「夫以曾參之賢，與其母信之也。三人疑之，其母懼焉。」¹¹可見，即使君王一開始不相信讒言，如果讒言繼續在耳邊縈繞，則君王不得不受影響；相信讒言的結果，就會對國家、政治、百姓造成難以估計的傷害，這是唐太宗身為一國之君應當要注意的方面。這段內

⁷ 呂效祖等主編，〔唐〕魏徵等撰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43。

⁸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503。

⁹ 許道勳注譯，〔唐〕吳兢編撰：《新譯貞觀政要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），120。

¹⁰ 呂效祖等主編，〔唐〕魏徵等撰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514。

¹¹ 馬持盈：《史記今註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99年），頁2336。

容還描述了讒言往往是以甘美的形象出現，令在上位的人順心悅耳，被蒙蔽而不自知。魏徵想要以此來提醒君王，良藥往往苦口，忠言總是逆耳，君王要明辨是非，要在讒言剛剛生發的時候勇猛斥退，斷絕禍根，才能避免被逐漸侵蝕的危害。

〈巷伯〉的內容為：「萋兮斐兮，成是貝錦。彼譖人者，亦已大甚！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。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。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！」¹²這首詩講的是賢者遭遇宮刑成為巷伯，因痛恨讒人而作此詩。這段內容表現了讒言的性質，是用花言巧語網羅編織而來。明朝學者朱善言：「萋斐以成貝錦，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。」¹³從中可見讒言的運作方式是「始則以小而成大，終則以虛而為實」¹⁴。詩句還描寫了讒人的可惡程度，實在是令人憂憤悲痛以至於疾呼「亦已大甚」。在歷史舞台上，明君的故事少有佳本，讒人的戲碼卻層出不窮。最令人扼腕歎息的便是太子申生被驪姬的讒言所害，由於愛敬父親、不忍心指明驪姬的過錯而無奈自殺。其導致的結果便是骨肉分離，國事動蕩。劉向在《說苑·立節》中便引用了詩句「萋兮斐兮，成是貝錦。彼譖人者，亦已大甚」¹⁵來表達自己對這件事的感歎。魏徵選這首詩，目的非常明確，便是要讓君王知道讒言的本質是虛而非實、無中生有，讒人則是可惡至極、虎狼不食、天地不容的存在，希望君王知其可怕、可惡而摒除之。

〈青蠅〉的內容為：「營營青蠅，止於樊。豈弟君子，無信讒言。營營青蠅，止於棘。讒人罔極，交亂四國。」¹⁶這是一首諷刺讒人的詩。這段內容以蒼蠅為喻，形象地描寫了讒人的樣貌和讒言的後果。裴普賢言：「以污染環境，傳佈病毒的蒼蠅，比喻讒人而必得將之摒於屋外，以進諫君王勿信讒言。」¹⁷《毛詩正義》曰：「讒人喻善使惡，喻惡使善，以變亂善惡，不可親之，當棄於荒野之外，無令在朝廷之上也。」¹⁸可見讒人不僅像蒼蠅一樣令人討厭，而且它的危害性是「罔極」的，足以「交亂四國」。魏徵選此詩，目的同樣是要提醒君王不要聽信讒言，不要指望讒人能夠帶來好處，他們只會讓影響決策，使國家動蕩紛亂，甚至外交破裂，互相攻擊。

這四首詩共同體現了讒言的氾濫、讒言的性質、讒言致亂的原因、讒人和讒言的形象、讒人和讒言造成的後果和對待讒言的態度。「我龜既厭」、「發言盈庭」表現了讒言亂謀的氾濫；「萋

¹²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524。

¹³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525。

¹⁴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525。

¹⁵ 左松超注譯，〔漢〕劉向編纂：《新譯說苑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6年），頁119。

¹⁶ 呂效祖等主編，〔唐〕魏徵等撰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48。

¹⁷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586。

¹⁸ 〔漢〕毛亨傳，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（十三經注疏本）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025。

兮斐兮，成是貝錦」描繪了讒言虛偽的性質和堂皇的外表；「君子信讒」體現了讒言致亂的根源；「營營青蠅」刻畫了讒人的形象；「是用不潰於成」和「交亂四國」顯示了聽信讒言的後果；「止於樊」和「無信讒言」表達了對讒言和讒人應有的態度和做法。

三、讒言致亂的根本

事實上，〈巧言〉篇中已經點出了讒言致亂的根本，即「君子信讒」，「信」字是致亂的禍首。讒言如果沒有被人相信，自然就沒有效用，更不可能導致真實的動亂和後果。讒言之所以能夠流行和害人，原因有二：其一是因為「僭始既涵」，即讒言剛開始出現時，聽者並沒有將其拒之千里，讓它不再出現，而是不置可否，任其浸潤侵蝕；其二是因為聽者「信讒」，逐漸被讒言遮蔽迷惑，對事情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決定。因此，〈青蠅〉有言：「豈弟君子，無信讒言。」要像趕走蒼蠅一樣，將讒人和讒言拒之千里之外，要將他們「止於樊」、「止於棘」，不要讓他們靠近，不要給他們為非作歹的機會。而在〈巧言〉未被《毛詩治要》收錄的部分中，詩人提到了終止讒言的方法，即「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；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。」¹⁹一個人如果能夠在聽到讒言的時候，對說讒言的人發怒，這大概就能快速阻止禍亂的發生；一個人如果能夠喜歡親近賢人，那麼就能夠迅速終止禍亂。諸葛亮勸漢懷帝要「親賢臣，遠小人」，²⁰與〈青蠅〉之意相同，大抵賢者的苦口婆心都是相通的。

世間沒有不恨讒言的領導者，也沒有想讓自己國家動亂滅亡的君王，然而被讒言左右的領導者和亡國敗家之君比比皆是；世人皆知讒言可畏，皆知讒人可惡，卻往往為讒言所蔽，身陷險境而不自知。這其中的道理，在於秉持公心，明辨善惡。如〈小旻〉所譏刺的「謀臧不從，不臧覆用」，君王之所以採用「不臧」之謀，是因為在君王眼裡它是「臧」、是善。為何君王會善惡顛倒？因為人往往容易從自己的私慾和野心去看待問題，而不是用公心，從國家安危、人民生計的角度去考慮問題。常情來講，君王「信讒」是因為不知其為讒，任其「營營」是因為不知其為蠅。何以不知？當一個人有強烈的慾望、執著和抱負時，就容易遮蔽對大局的關照力，影響對事情的理智判斷，兼之人性總是有所偏好和偏執，便容易造成偏聽偏信，從此明君變成了昏君，明智的領導者變成了被讒人左右的領導者。魏徵在〈諫太宗十思疏〉中言：「慮壅蔽，則思虛心以納下。懼讒邪，則思正身以黜惡。」²¹魏徵也知道，滌除嗜欲、無私無我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事，因此，只要時常想著虛心納諫以防自我壅蔽，用自身的正直斥退邪佞的人，就算是走在正道上了。

¹⁹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515。

²⁰ 〔清〕吳楚材，吳調侯：《古文觀止》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332。

²¹ 〔清〕吳楚材，吳調侯：《古文觀止》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361。

從《群書治要》對領導者的教育意義來看，君王要能夠居安思危，秉持公心，勇於自省和接受提醒，才能夠使國家長治久安。

四、結論

魏徵對〈小旻〉、〈巧言〉、〈巷伯〉、〈青蠅〉這四首詩的節錄，為唐太宗和讀者呈現了讒言的虛假本質和可怖結果，提醒唐太宗要摒棄讒人，虛心納諫，明智決斷。孔子言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，²²這大概是一個千古顛撲不破的判斷標準，既可以對照自身是否有巧言對人，也能用以考察別人的品行和意圖。若還能反其道而行之，如孔子所言「剛毅、木訥」，²³那大概就接近「仁」這一崇高的道德標準了。

²² 〔清〕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），頁21。

²³ 〔清〕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），頁1211。

要參考文獻

（一）古籍專書

- 1.〔漢〕毛亨傳，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（十三經注疏本）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 年。
- 2.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 年。
- 3.〔清〕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 年。

（二）現代專書

1. 馬持盈：《史記今註》，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99 年。
2. 呂效祖等主編，〔唐〕魏徵等撰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，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 年。
3.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 年。
4. 許道勳注譯，〔唐〕吳兢編撰：《新譯貞觀政要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 年。
5. 左松超注譯，〔漢〕劉向編纂：《新譯說苑讀本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6 年。
6. 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，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84 年。